

韦庄《浣花集》版本源流及补遗考述

曹 丽 芳

韦庄(836?—910),字端己,京兆杜陵(今陕西西安)人,是生活于唐末的一位诗词兼善的作家。韦庄集名《浣花集》,乃其弟韦蔼于其生前手自编定。惜此集原编久已散佚,现存各种十卷本《浣花集》均源于南宋刻本,在全书规模、收存作品体裁、数量以及编排顺序方面已远非韦蔼所编集之原貌;又自明代正德年间(1506—1521)始,陆续有人对《浣花集》做补遗的工作,至今已补诗73首,残句3联。关于《浣花集》的版本流传及补遗情况,唐诗学界只有一些简单的情况介绍,至今未有人做过专门而细致的研究。本文试图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并期望得出科学的结论:一、韦蔼当初所编《浣花集》原貌如何?它是诗文合集,还是仅收诗作?现存作品与原编在数量上究竟相差多远?在宋刻本《浣花集》出现之前,韦庄作品流传情况如何?二、宋刻本为何人何时所刻?它的流传情况如何?三、明、清两代主要刻本、抄本各有什么特点?各家所做补遗情况如何?

一、韦蔼所编《浣花集》原貌及其流传情况蠡测

韦庄的《浣花集》由其弟韦蔼于唐昭宗天复三年(903)编成。韦蔼序云:“余家之兄庄,自庚子乱离前,凡著歌诗、文章数十通。属兵火迭兴,简编俱坠,唯馀口诵者,所存无几。尔后流离漂泛,寓目缘情。子期怀旧之辞,王粲伤时之制,或离群軫虑,或反袂兴悲。四愁

九愁之文，一咏一觴之作，迄于癸亥岁(903)，又缀仅千余首。庚申(900)夏，自中谏□□□□。辛酉(901)春，应聘为西蜀奏记。明年，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，虽芜没已久，而柱砥犹存。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。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，非敢广其基构耳。藹便因闲日，录兄之稿草中或默记于吟咏者，次为□□□，目之曰《浣花集》，亦杜陵所居之义也。余今之所制，则俟为别录，用继于右。时癸亥年六月九日藹集。”^①

韦藹所编原集已佚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能从其序言中窥知有关原集的一些信息。其一，原集当为韦庄诗文合集。韦藹在序文中往往诗文并举，前曰：“凡著歌诗、文章数十通”，后曰：“四愁九愁之文，一咏一觴之作”，可见，他在编集时于诗于文都不偏废，收录了韦庄存于“稿草中”和“默记于吟咏”的庚子乱离前及庚子后迄于癸亥岁的“歌诗、文章”共千余首，再加癸亥以后所制“俟为别录，用继于右”者，诗文总数难以确知；其二，原集卷数难以确定。万曼先生《唐集叙录》曾据《崇文总目》等书目推断“次为”后所缺为“二十卷”三字。^②窃以为此说未安。“次为”二字后所缺如确为原集卷数，也仅为天复三年(903)文集初编时之数目，此年距韦庄之卒尚有七年，“别录”的诗文数尚不知有几，则此数不是《浣花集》最终成书的卷数，也非后世书目中所著录之数。可能的情况是：《崇文总目》所录不是韦藹作《序》时已经编好的卷数，而是加上后来“俟为别录，用继于右”者，换言之，《崇文总目》著录《浣花集》为二十卷，则韦藹《序》中所缺的三字如确系诗文集卷数的话，数目当少于二十。另：韦庄《乞彩笺歌》中云：“我有歌诗一千首”，此“一千首”仅指歌诗，与韦藹《浣花集·序》中所谓“又缀仅千余首”兼指诗文者不同，当为韦庄晚年检点自己所作歌诗，举其约数而言；其三，《浣花集》散佚颇多。现存宋人重编十卷本《浣花集》，仅录诗二百四十九首，加上后人历事增补，也仅存诗三百二十二首，韦庄文今仅存四篇，与韦庄自谓“我有歌诗一千首”及韦藹序中所谓“四愁九愁之文，一咏一

觞之作,迄于癸亥岁,又缀仅千余首”相差甚远,可见,《浣花集》散佚情况相当严重。

现在可见最早对《浣花集》作明确著录的是《崇文总目》。此书成于庆历元年(1041)。其卷五云:“《浣花集》二十卷,韦庄撰。”另外卷二还著录有韦庄《蜀程记》、《峡程记》,不记卷数;卷五还有《幽居杂编》一卷、《谏疏集》三卷。稍后张唐英的《蜀梼杌》卷一则仅载庄有《浣花集》二十卷而不及其他。^③按:《浣花集》既为韦庄的诗文全集,颇疑《蜀程记》之类是从《浣花集》中析出而单行之本。《崇文总目》作为当时崇文院(包括昭文院、史馆、集贤院和秘阁)的藏书总目,所录乃当时崇文院所存全部书籍,所以把韦庄的全集与其作品单行本全部著录。而《蜀梼杌》是交代韦庄一生所作,所以仅录全集,全集中已包含的单行本就不再重复收录。南宋绍兴初年颁行的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》不载《浣花集》,但云:“韦庄《小悼诗》一卷。”大约南宋初,二十卷的《浣花集》已经从国家馆阁散佚,现存韦庄集中有悼亡诗五首,或许原集中更多,所谓《小悼诗》或为从《浣花集》中摘录而出的一部分悼亡之诗作。

此处需要稍作辨析的是郑樵在《通志·艺文略八》中所载:“韦庄《浣花集》二十卷。”《通志》成书于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其中的《艺文略》,据顾颉刚先生《郑樵传》,系全部根据《群书会记》而作,王树民先生也认为“《艺文略》是从《群书会记》删汰而成。”^④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于《群书会记》云:“大抵记世间所有之书,非必其家皆有之也。”认为《群书会记》所记之书未必郑樵亲见。《群书会记》既如此,则“从《群书会记》删汰而成”的《通志·艺文略》也当如此。对陈氏之见,顾颉刚先生的《郑樵著述考·群书会记》案语曰:“以好书籍编目录之陈振孙,乃对于此书毫不了解其‘简别类例,总结存亡’之精神,疑其不尽为家藏,猜其大抵为世间所有,可见郑樵之学尽管精密,曾不能使人懂得,发生出什么影响。”^⑤言下之意,认为《群书会记》所记全为郑氏家藏,则《通志·艺文略》也全为郑樵亲见之书。

谨按：顾颉刚先生所言可商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言盖本郑樵《通志·校讎略·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》：“古人编书，必记其亡阙，……自唐以前，书籍之富者，为亡阙之书有所系，故可以本所系而求，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，不出于彼而出于此。及唐人收书，只记其有，不记其无，是致后人失其名系，所以崇文四库之书，比于隋唐亡书甚多，而古书之亡尤甚焉。……臣今所作《群书会记》不惟简别类例，亦所以广古今而无遗也。”郑樵又有《献皇帝书》云：“今天下书图若有，若无，在朝，在野，臣虽不一一见之，而皆知其名数之所在，独恨无力抄致，然纪之耳。”^⑥据此可知，《群书会记》所记之书中，不仅有当世存在而作者未见者，而且为了“广古今而无遗”，也有一些前代存在而当时已缺之书，故不能据此断定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中著录的二十卷本《浣花集》为郑樵亲见，也不能断定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此本尚存。

此后，淳熙五年（1178）编成的《中兴馆阁书目》和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编撰的《中兴馆阁续书目》等南宋公家书目是否载有《浣花集》，因原书已佚，不可得知。今所见赵士炜撰《中兴馆阁书目辑考》五卷和《中兴馆阁续书目辑考》一卷中不载。私家书目中，晁公武（1105—1180）的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八著有：“韦庄《浣花集》五卷，……集乃其弟藹所编，以所居即杜甫草堂旧址，故名云。伪史称庄有集二十卷，^⑦今止存此。”尤袤（1127—1194）的《遂初堂书目》中不载《浣花集》。其后陈振孙（1181—1262）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“《浣花集》一卷”。按：陈氏所见，不知是辑韦庄所有存诗总为一卷，还是五卷本的其中之一。实际上，与陈振孙同时的临安书商陈起（1187？—1257？）已刻十卷本《浣花集》^⑧（见下文）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卷七所载：“韦庄《浣花集》十卷”，即指南宋刻十卷本的《浣花集》。此后，明清人对《浣花集》的记载除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卷五和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为二十卷外，其余皆为十卷。而《国史经籍志》盖抄录旧书目而成，不是当时所见之本，胡震亨在《唐音统签·戊签·余闰》之卷三

十五《浣花集》的卷首小传中云:“按:伪史庄全集二十卷,晁公武《读书志》称仅存五卷。今行世十卷。”盖《癸签》所指二十卷为“伪史”(疑指《蜀梼杌》,见前)所言韦庄原集之卷数,而当时通行的本子还是南宋刻十卷本。

综上,韦蔼所编《浣花集》当是韦庄的诗文全集,其最终成书卷数为二十卷,所收作品远远多于现存数量,此本在北宋庆历年间(1041—1048)尚存,大约南宋初,已从国家馆阁散佚。晁公武所见仅为残存的五卷本,其后陈振孙则只见到一卷本。十卷本的重辑《浣花集》刻成以后,此原编遂不见流传。

二、宋刻本《浣花集》的流传

明人徐渤(1570—1642)《重编红雨楼题跋·唐韦庄〈浣花集〉》云:“韦庄诗,百家未收。但于《鼓吹》中见其七言近体及诸家所选数首而已。偶入秣陵,友人郭圣仆出韦诗一帙见示,乃宋版也,遂命工抄录以备观阅。时谢在杭(1567—1624)方为比部郎,亦喜其诗调新逸,亦写一帙而去。万历丙午(1606)花朝东海徐惟起记。”据此可知,明万历年间有宋版《浣花集》一帙,在郭圣仆处,藏书家徐渤(字惟起)和谢肇淛(字在杭)曾各抄录一本。明末毛晋(1598—1659)的汲古阁中虽未藏宋版《浣花集》,但毛晋见到过此书则无疑。据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介绍,“影宋精抄法”为毛晋所创,即“将他人世藏宋本,不能购得者,则选善手,以佳纸墨影抄之,与宋本无异,赖以传存宋本真面目。”^⑨而黄丕烈(1763—1825)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·浣花集十卷》云:“余家向藏毛氏影宋本《浣花集》。”可见,毛晋是将无法购得的宋版《浣花集》影抄一份,藏于自己家中,此影抄本后为黄丕烈所有。宋代整理、刊行晚唐中小诗人别集者并不多,所刊能传至明代者应更少,毛晋所见当即是徐惟起等人所见之本。

入清以后,先是黄丕烈(1763—1825)于偶然中得到了此宋槧

残卷。其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·浣花集十卷》云：“此残宋刻本《浣花集》四至十卷，余友陆子东萝以青帙一分得诸阊门外上塘街冷摊，特为持赠余者。”上有“叶阳生”图章及阳生跋语，知曾为苏州叶阳生所藏。黄丕烈对此书进行了仔细的辨别，跋语称：“余家向藏毛氏影宋本《浣花集》，在唐人诸集中取对此，此实系宋版，卷中‘徵’‘禎’‘玄’‘树’，避此四字，而‘玄’‘树’又不尽避之，宋版时或有此。……藏书家如周香严，赏鉴家如陶朗轩，皆以余言为信，则诚可信矣，佞宋何尝佞哉！”证明确系宋刻。又将缺失的前三卷用家藏毛氏影抄宋本补全，跋语云：“今余收《浣花集》，失其序目及首三卷，亦赖影宋本补全。”

黄丕烈之后，此本又见于汪士钟（1786—？）《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·集部·别集类》：“宋本《浣花集》十卷，抄补。”据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所言：“黄、周、袁、顾四家藏书尽归汪氏，既精且博。”^⑩当是原士礼居藏书被汪士钟购得。

此本后又入陆心源（1834—1895）皕宋楼。陆心源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一二《宋槧浣花集跋》云：“《浣花集》十卷，题曰杜陵韦庄，前有癸亥年六月九日庄弟藹序，宋讳有缺有不缺。每页二十行，每行十八字，与临安睦亲坊陈宅本《孟东野集》行款匡格皆同，前亦南宋书棚本也。宋刊存卷四至卷十，前三卷黄尧圃以影宋本抄补，每卷有叶阳生白文方印，后有阳生跋，每册有士礼居朱文方印，前后有尧圃三跋、陆损之跋。阳生，苏州人，天士之父。与汪钝翁酬唱，工诗能医。”《皕宋楼藏书志·别集类五·浣花集十卷（宋刊抄补本）》、清江标《宋元本书目行格表》所载略同。

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六月，此残宋本《浣花集》与皕宋楼的其他藏书一起舶载东去，成为日本财阀岩琦氏静嘉堂中之物。其后，傅增湘（1872—1949）曾于东瀛见之，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一二云：“《浣花集》十卷，唐韦庄撰。卷一至三影写补完。宋刊本，半页十行，每行十八字，中版式，与书棚本小异。按：余以明朱承爵刊本

对勘一卷,竟少误字,盖朱刻亦出宋本也。(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书,己巳十一月十五日阅)”行款与《仪顾堂续跋》所记相同,尤其是前三卷影写补完,当即黄丕烈所为,则傅氏所见为原珣宋楼中之物无疑。藏园订补本莫友芝(1811—1871)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十二下载“《浣花集》十卷,唐韦庄撰,宋刊本,十行十八字,白口,左右双阑,与书棚本小异,卷一至三影写配补,余曾取校朱承爵本,竟无改订。日本静嘉堂文库藏。”此条当为傅增湘所补。日人长泽规矩也的《关东现存宋元版书目》(《书目类编》据昭和十三年排印本影印)载:“《浣花集》十卷二册,唐韦庄(撰),南宋书棚本(卷一至三抄补),静嘉堂(藏)”,亦即此本。

关于此宋刻残本何时何人所刻,诸家意见稍异。陆心源确信其为南宋书棚本,见上引《仪顾堂续跋》。江标《宋元本书目行格表》持相同意见。叶德辉(1864—1927)《书林清话》卷二《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》进一步认定《浣花集》十卷为陈起所刻^⑩,日人长泽规矩也也认为是南宋书棚本。只有傅增湘认为“与书棚本小异”。按:宋代致力于大规模整理晚唐中小诗人集子之人并不多。宋人周端臣《挽芸居二首》诗云:“字画堪追晋,诗刊欲遍唐。”陈起在当时就以多刻唐人小集著名。清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江标辑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除李建勋《李丞相诗集》外,其余均据陈起刻本翻刻。这五十家诗集还远非陈起所刻唐集之全部,流传至今的《常建诗集》、《周贺诗集》、《李群玉诗集》等就都没有包括进去。而且,许多唐代诗人的别集都以陈起刻本为最早,后世的刻本均以之为源。^⑪根据陈起刻书的兴趣和业绩推断,十卷本的《浣花集》为其所刻当无大误。^⑫

综上,宋刻本《浣花集》为南宋临安书商陈起所刻,十卷全为诗歌作品,卷首有韦庄弟韦蔼序,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有著录。明正德年间(1506—1521)朱承爵刻《浣花集》,所据乃宋本。但是此宋刻本流传至明末毛晋时,还存有序目,而朱刻本无韦蔼序,朱氏跋语称:“其弟蔼尝为作序,今不存”。大约朱氏所据乃一抄宋本,非宋槧原

本。明代万历年间(1573—1620),宋刻本被郭圣仆收藏,明末毛晋曾影抄一本,并据以重刻《浣花集》,补上了朱刻本所缺的韦蔼序。宋刻本传到清代黄丕烈手中时,已缺韦蔼序及前三卷,黄丕烈据毛晋影抄本补全。以后,此残宋刻本相继入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和陆心源的皕宋楼,1907年入日本静嘉堂,傅增湘曾于东瀛见之,今藏日本静嘉堂。明代朱承爵和毛晋两次刻印《浣花集》,都间接或直接源于此宋刻本,清以后诸家所刻又多以朱、毛两家为源,所以,宋刻本《浣花集》是以后各家刻本的源头所在。

三、明清主要刻本及补遗情况

据现存材料可知,明清两代韦庄《浣花集》较重要的刻本、抄本有:明代正德年间的朱承爵刻本、明末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本、明末毛晋绿君亭初刻汲古阁增修本、明末清初季振宜《唐诗》本、清代康熙年间席启寓琴川书屋刻本、清乾隆年间《御定全唐诗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清中叶胡介祉谷园刻本等几种。本文旨在梳理《浣花集》的源流及补遗情况,故仅选择其中在内容上做过补遗工作的本子进行考察,其余从略。

1.明正德(1506—1521)间朱承爵刻本

此本各家书目中多有著录。毛晋(1598—1659)《汲古阁书跋·浣花集》:“《端己集》十卷,乃其弟蔼所编。……向有朱氏版颇善,惜逸蔼序,予幸获完璧矣。”莫友芝(1811—1871)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“《浣花集》十卷,《补遗》一卷。”^⑭明正德间朱承爵江阴朱氏文房刊本,十行十六字,白口,左右双栏,左栏外上方有耳,题“江阴朱氏文房”六字。补遗后有朱氏跋七行。”傅增湘(1872—1949)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一二:“《浣花集》十卷,唐韦庄撰。明正德间江阴朱承爵朱氏文房刊本,十行十六字,郡望题‘杜陵韦庄’,与毛刻、席刻异。据旧藏明抄本知卷末有补遗诗二首,附朱承爵跋语六行^⑮。栏外有‘江阴朱氏文房’六字。己未人日购于火神庙书摊,别有跋语写

于书后。”后《四部丛刊》即据傅氏双鉴楼藏本影印,孙毓修并据毛晋绿君亭本补韦蔼序,据明抄本补《补遗》二首及朱承爵跋语。据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该馆有两种明正德刻本《浣花集》,一种十卷一册,一种十卷二册,后者有傅增湘跋。

傅增湘曾取正德刊本与残宋书棚本对照,无有改订,则其源自书棚本无疑。朱承爵跋语云:“韦庄字端己,见素之孙,唐昭宗乾宁元年进士,授校书郎。王建开伪蜀,庄时在华州驾前,迁起居舍人,后为蜀相。卒。所著有《浣花集》,其弟蔼尝为作序,今不存,姑缺之。既刻其集,又考得遗诗二篇附后,作补遗云。朱承爵子儋拜记。”此本缺韦蔼序,当是一抄宋本。收诗二百四十九首(卷一标为48首,实有45首)。朱承爵据明抄本补二首,即《乞彩笺歌》和《咏白牡丹》,共录诗二百五十一首。

2. 胡震亨(1569—1645?)《唐音统签》本

《浣花集》编入《唐音统签·戊签·余闰》之卷三十五,体例上与诸家刻本有所不同。它打破原集顺序,依体编排为五卷,计收五古一首,补遗四首;七古补遗六首;杂体诗补遗二首;五律四十九首,补遗四首;五排七首;七律一百二十八首,补遗十七首;七排二首;五绝一首,补遗四首;七绝六十一首,补遗三十二首,共三百一十八首。卷首小注云:“庄《浣花集》,弟蔼编录,序略云……按:伪史庄全集二十卷,晁公武《读书志》称仅存五卷。今行世十卷,入蜀后诗概无之,亦非全本也。集以年为次,今编分体,仍注其年于下。集所不载者,搜得七十首(实六十九首,包括朱氏所补二首),附各体末,注‘补遗’二字别之。”胡震亨在朱承爵所补之外,又搜求各种典籍,得诗六十七首。《戊签》中所补各诗均注明出处,如《下邳感旧》后注明出自《太平广记》,《龙潭》注明出自《文苑英华》,《途次逢李氏兄弟感旧》出自《太平广记》,其余二十八首见于《万首唐人绝句》,二十九首见于《才调集》,六首见于《文苑英华》。间或还注明其辑补原由,如《南阳小将张彦硖口镇税人场射虎歌》后注云:“此诗见《文苑

英华》，失撰人名。按《北梦琐言》云：“大顺景福后，蜀路剑利间白卫岭石筒溪，虎暴尤甚，号税人场。有递铺卒周雄，胆力异常，连毙数虎，行旅赖之。蜀帅补以军职。韦庄作长歌赏之。”疑即此诗。而周雄之名，或琐言偶讹耳，俟再考。”胡氏另补残句三联：“印将金锁锁，帘用玉钩钩”，注出自《北梦琐言》；“不随妖艳开，独媚玄冥节”，注云：“《梅诗》，见《海录碎事》”；“岂是为穷常见隔，只应嫌醉不相过”，注云：“《赠贯休》，见《高僧传》”。

3.毛晋(1598—1659)绿君亭初刻、汲古阁增修本

《汲古阁书跋·浣花集》：“《端己集》十卷，乃其弟蔼所编。因居是杜子美草堂旧址，故名。伪史云二十卷，马氏云五卷，今皆不可考。向有朱氏版颇善，惜逸蔼序，予幸获完璧矣（指其所存影宋本，此本有序目，见上引《上礼居读书题跋记》）。梓行既久，复阅《才调集》、《文苑英华》诸书，又得诸体诗三十首有奇，悉附作补遗云。”此本传世颇多。孙星衍(1753—1818)《孙氏祠堂书目内编》卷四：“《浣花集》十卷、补遗一卷，唐韦庄撰。明毛晋刊本。”莫友芝撰、傅增湘订补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十二下：“《浣花集》十卷，唐韦庄撰，明末毛氏绿君亭刊本，八行十八字，阴阳叶，四周单栏。又：《浣花集》十卷，补遗一卷，蜀韦庄撰，绿君亭本。”丁丙(1832—1899)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五：“《浣花集》十卷，明刊本。前有韦蔼序云……此乃毛晋绿君亭所刻十卷本，有‘片石山房’一印。”缪荃孙(1844—1919)《艺风堂藏书续记》卷六：“《浣花集》十卷，校绿君亭本。唐韦庄撰。首页有顾肇声读书记朱文长方印。”

《浣花集》十卷本，版心镌“绿君亭”字样，盖为毛晋初刻本。共收诗二百四十九首，顺序全与朱承爵本同，所异处在于，前有韦蔼序，卷首不题郡望，南京图书馆藏有清丁丙跋本。《浣花集》十卷、补遗一卷本，增补三十八首，附于书末成《补遗》一卷，其中《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》一首，已见于卷八；《乞彩笺歌》和《咏白牡丹》为朱承爵所补，毛晋实补三十五首，其中二十九首见于《才调集》，六首见

《文苑英华》。^⑩是本前十卷版心镌“绿君亭”字样,补遗一卷版心镌“汲古阁”字样。南图藏本卷末又有清嘉庆时人陈揆《补补遗》一卷,诗三十三首。陈跋云:“端已诗颇多散佚,毛氏所刻非全豹也。……小山堂赵氏昆季辑补韦氏遗诗,较我乡毛氏所刻益三十有一首(原三十四首,《衢州江上别李秀才》、《汉州》、《旧居》毛刻已有,实益三十一首),……因移录一遍,成韦诗补补遗云。”按:上述《唐音统签》本补遗六十七首,汲古阁本所补的三十五首尽在其中,毛氏与胡震亨颇多交往,但据《唐音统签·浣花集》的卷首小注及《汲古阁书跋·浣花集》的语气看来,在辑补《浣花集》这件事情上,两人似乎各自行事,并未进行沟通。陈揆跋语所称“小山堂赵氏昆季”是指清初藏书家赵昱(1689—1747)、赵信(1701—?)兄弟,其于毛氏外所补的三十一首诗比《唐音统签》所补汲古阁本外的三十二首仅少《即事》一首,且其排列顺序除了将在《戊签》中相邻的两首诗《忆小女银娘》和《南邻公子》的位置互换外,其余皆同,故所谓“赵氏昆季辑补韦氏遗诗”当来自《唐音统签》。

4. 季振宜《唐诗》本

季振宜于康熙十二年(1673)汇集完成的《唐诗》现存三种本子,即“百衲本”、“誊清本”和“呈进本”,^⑪本文所据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“百衲本”,题作《全唐诗稿本》。此本《浣花集》卷首小传粘贴自《唐诗纪事》,正文粘贴自绿君亭本《浣花集》,与绿君亭本不同之处在于,除七、八两卷外,每卷卷末都多出一到五首不等的诗,总起来,比绿君亭本多十九首(其中两首重复,实多十七首),分别为:卷一末刻《平陵老将》、《即事》两首;卷二末刻《姬人养蚕》、《长干塘别徐茂才》、《勉儿子》三首;卷三末刻《离筵诉酒》、《题卢拾遗庄》二首(按此二首卷三已收);卷四末刻《乞彩笺歌》、《白牡丹》二首;卷五末刻《悯耕者》、《壶关道中作》、《题酒家》三首;卷六末刻《寄舍弟》、《仆者杨金》、《春陌二首》、《赠姬人》五首;卷九末刻《中酒》一首;卷十末刻《暴雨》一首。全书末又补四十九首(其中《绥州

作》一首已见卷八,实补四十八首),共收诗三百一十七首(其中《离筵诉酒》、《题卢拾遗庄》、《绥州作》两见,实三百一十四首)。所补除《悼杨氏妓琴弦》外,不出《唐音统签》范围,卷末补遗部分的顺序一部分与《统签》同,另一部分直接粘贴自《才调集》,但是顺序与《统签》相同的部分缺《统签》中已补之《南阳小将张彦硖口镇税人场射虎歌》、《下邳感旧》、《途次逢李氏兄弟感旧》、《龙潭》、《江上别李秀才》五首,或许季氏未见《统签》,其顺序与《统签》同者,系直接得自《万首唐人绝句》。《悼杨氏妓琴弦》出自《万首唐人绝句》,原有小注云:“或作朱褒,非。”

5. 御定《全唐诗》本

御定《全唐诗》中韦庄诗编在第六百九十五至七百卷,以季振宜《唐诗》为底本,又用绿君亭初刻汲古阁增修《浣花集》十卷、《补遗》一卷、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订补而成。《全唐诗》本集部分删去了季振宜《稿本》中每卷卷末所补之诗,其顺序与绿君亭初刻汲古阁增补本同,补遗部分则与季振宜《稿本》同,又据《唐音统签》收入《南阳小将张彦硖口镇税人场射虎歌》等五首及残句三联。共收诗三百一十九首,残句三联。

后人对《全唐诗》多有订补,关于韦庄诗,王重民先生《补全唐诗》补入了上世纪初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《秦妇吟》一首;孙望先生《全唐诗补逸》据《永乐大典》卷11000补入《酬张明府》一首,然此诗据陈尚君先生考证为皎然诗;童养年先生《全唐诗续补遗》据《金陵梵刹志》补入《游牛首山》一首,此诗据陈尚君考证乃杜甫《望牛头寺》,亦非庄诗。^⑧陈尚君《全唐诗续拾》卷五二据《类编长安志》补入《韦曲》,据唐贯休《禅月集》补入《寄禅月大师》。现存韦庄诗三百二十二首。残句“岂是为穷常见隔,只应嫌醉不相过”为《寄禅月大师》中句子,既补其诗,故取消此残句,后人又从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中搜得韦庄残句两联“谁知闲卧意,非病亦非眠”、“手从雕扇落,头任漉巾偏”,^⑨又有研究者考证残句“印将金锁锁,帘用玉钩钩”为

韦说句,非韦庄作品。^②这样韦庄现存残句亦为三联。

清刻本尚有席启寓琴川书屋刻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及胡介祉谷园刻本,因其所收内容于上述各本无多增益,^③不详叙。

综上所述,韦庄《浣花集》原本二十卷,至南宋时已散佚不全。陈起曾刻十卷本,即后世所谓南宋书棚本,《宋史·艺文志》有著录。此十卷本至明末尚存全帙,毛晋曾做影抄本。入清后前三卷散佚,黄丕烈用影抄宋本补全,其后,此残补宋本先入汪士钟艺芸书舍,后归陆心源皕宋楼,本世纪初,为日本静嘉堂所有。明刻本较早者为正德间朱承爵刻本,其底本即为南宋书棚本,惟失韦藹序,存诗二百四十九首,朱氏补二首,共二百五十一首;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本,打乱原集顺序,按体编排,补诗六十七首,残句三联,共收诗三百一十八首,残句三联;明末有毛晋绿君亭刻、汲古阁增修本,据影抄宋本补得韦藹序。又补诗三十五首,共收二百八十六首;季振宜《全唐诗》以绿君亭本为底本,补诗六十五首,除去与朱承爵、胡震亨、毛晋重复者,实补一首;御定《全唐诗》以季振宜《唐诗》为底本,又用绿君亭初刻汲古阁增修《浣花集》十卷、《补遗》一卷、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订补而成,收诗三百一十九首,残句三联。后人又补诗三首,对御定《全唐诗》的三联残句作了删改,现存韦庄诗三百二十二首,残句三联。

为明确计,除去已考知之伪作,将各家所补表示如下:

补 者	书 名	所收诗数	补遗诗数	备 注
朱承爵	明正德刻本 《浣花集》	251	2	
胡震亨	《唐音统签》	318	69	包括朱承爵所补 2 首。
毛 晋	汲古阁增补本 《浣花集》	286	37	不出《统签》范围。

补 者	书 名	所收诗数	补遗诗数	备 注
季振宜	《全唐诗稿本》	314	65	未取《统签》已补者 5 首,另补 1 首。
曹寅等	《全唐诗》	319	70	以《全唐诗稿本》、《唐音统签》为基础。
王重民	《补全唐诗》		1	
陈尚君	《全唐诗续拾》		2	

注:

①录自明绿君亭本《浣花集》。

②万曼:《唐集叙录·韦庄〈浣花集〉》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③《蜀桹机》的写定约在宋英宗治平年间(1064—1067),参王文才《蜀桹机校笺·序》,巴蜀书社1999年版。

④见《通志·二十略·前言》,中华书局1995年版。

⑤《通志·二十略》附录四《郑樵传》,中华书局1995年版。

⑥转引自《通志·二十略》附录四《郑樵传》,中华书局1995年版。

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七有“伪史类”,所录书目涉及前蜀历史的有《九国志》、《十国纪年》和《外史桹机》,《外史桹机》即《蜀桹机》,故此处“伪史称庄有集二十卷”的“伪史”,或即指《蜀桹机》。

⑧陈起的生卒年参见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第210—211页,曹之著,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⑨范凤书: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第249页,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⑩范凤书:《中国私家藏书史》第299页,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⑪叶德辉:《书林清话》第59页,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

⑫参见曹之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第219页,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⑬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二《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》:“临安书棚陈氏所刻书,每卷后均刻字一行。”诸家书目题跋提及《浣花集》时,均未言其卷末刻字,叶氏认其为陈起所刻,所据乃陆心源《仪顾堂续跋》,但上引陆氏跋语也未言及卷末刻字,只是说与《孟东野集》行款格式相同。按:叶德辉的“均”字似包罗太全,书棚本中或许也有卷末无字者,《浣花集》即属此种情况。

⑭据朱承爵跋语及明抄本,朱氏补诗二首,则此二首即为一卷?或为别一传本?

⑮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卷末有孙毓修从一明抄本补得的子詹跋文,为七行。

⑯或云:“毛氏绿君亭本补遗三十二首,在朱氏之外又补三十首”,不知何据。说见聂安福《韦庄集笺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检南京图书馆藏汲古阁增修本,毛晋实补三十五首。

⑰参阅周勋初《季振宜〈唐诗〉的编纂与流传》,见《周勋初文集》第三卷第507页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
⑱陈尚君:《全唐诗外编修订说明》,见陈尚君辑校《全唐诗补编》第576、622页,中华书局1992年版。

⑲见李谊:《韦庄集校注》第495页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。

⑳聂安福:《韦庄集笺注》第474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
㉑《韦庄集笺注》云:“席刻本补遗六十九首,在朱氏、毛氏之外再补三十七首。”今检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清康熙四十一年席氏琴川书屋自刻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本《浣花集》,十卷,诗二百四十九首,与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朱承爵本同,并无补遗。此本又有光绪八年(1882)刻本和1920年扫叶山房石印本等,补遗部分当为再刻时据别本增入者。又按:所谓“在朱氏、毛氏之外再补三十七首”也非席氏之功,“三十七”误,应为“三十二”,此数与胡震亨《唐音戊签》相同,而少季振宜《全唐诗》所补之《悼杨氏琴弦》,据此可知,再刻时所据增入补遗之本为《唐音戊签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